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五十四回 明燈下細論忠奸 照壁前詳觀政教

話說黃興船抵天津，因發賣涼帽，多住了幾天。這日正在大街閒遊，聽得三一攢，兩一攢的，紛紛議論，全說新府官：「不是杜大老爺麼？怎麼卜文卿那個混帳小子又來了！」雖在上者不好，卒不宜在下者誹謗。噫今為天津人，後當為地獄鬼矣。一人答道：「我也聽見說調任滄州，怎麼卻是升了咱們這裡知府？」有胥官之民，焉得無酷民之官乎。黃興在滄州親見其事，更覺疑惑。沒一句餘，有何功勳。如此升調之速耶，吾亦為之驚疑。那些人正然議論，忽然來了一人向眾人道：「你們知道這個不問清是怎麼升的不？」眾人同道：「不知道呢，正然拿悶哩！」那人道：「我才聽得一信，不知真假。說是胡升因杜官係皇上欽調，不敢冒然。及奏明聖上，卻正合聖意，不但將杜官升為知府，已越級調為順天府府尹。杜清特擢三台，實稱其職。那胡升得了上諭，卜文卿聽知此信，又在胡升手裡花了兩錢，竟改升到咱們這裡知府。眾人同道：「要叫卜文卿在此處坐上二年，那就糟了糕了。」以糟招糟耳。黃興聽得明白，遂慌忙來到船上，告知馮助善。馮助善道：「亦不敢說怎樣，這卜官也有明白時候。找補第二回斷案明白，然亦是瞎貓碰著死老鼠。雖然是走的門子，倘乎強於往年。到此處找補一手，亦未可知。」黃興道：「這也是或者之望。」說話之間，晚飯齊備。二人在一桌用過晚飯，天已更餘。遂點上燈，二人對坐，明燈一盞，對照天良。說了回買賣，算了回帳。涼帽已發出大半，遂商量買齊了銀子，帶貨進京，或可多找點利息。

諸事已畢，黃興道：「人說錢能通神，今日信然。」那知錢也能追魂落魄。馮助善道：「何以見之？」黃興道：「你看此處知府，若沒有錢，就會升的這麼快麼？」莫道升得快，但恐一敗塗地。馮助善道：「這皆是一般奸臣，混亂天下。若沒有奸臣，他家有座金泰山，也是無用之物。」忽發嘔世語，令人心跳。黃興笑道：「你給他們抬轎麼？他也配算奸臣？罵極語亦誠然語。若是真奸人，還不說他奸哩！這是些個臧官，自明朝就沒有奸臣。全說嚴嵩奸，那也是個臧官。若說這一類的，就算奸臣，當年那些奸臣聽見，好麼大哭一場，說他們敗壞奸臣門風哩。」恨入骨髓。馮助善道：「這麼說來，既然沒有跟上當年奸臣的，亦必沒有忠臣了。」黃興道：「那卻不然。聖德所感，自然要出些忠臣扶保社稷。」一朝出世，便是臧官對頭。馮助善道：「天津府前任謝公總算忠臣罷？」黃興道：「我知不甚清，大約是個好官。」馮助善道：「凡能愛民者，皆算忠臣。那謝公在天津時，愛民之至，逢冤必明，遇惡必除，年豐則勸，年凶則賑，其愛民無所不至。要知民乃天子之民，愛民非所以忠君麼！」黃興道：「若果如是，誠所謂杜稷臣矣。那滄州前任知州，是個忠臣。我在滄州聽得他勤於治民，不憚勞苦。第一要著。再者，他原是杜兩亭兄弟，焉能不好？」馮助善道：「誰是杜兩亭？」黃興遂將杜兩亭出處詳說一遍。馮助善道：「這裡有一人也係固始縣人，名喚杜潤，定是他們兄弟了。」黃興道：「杜潤怎麼到此？」馮助善也將杜潤來由細說一遍，並連連稱道：「那更是個好人了。」戴恩不忘。黃興道：「何以見之？」馮助善聞此色變。黃興見他變色，遂忙道：「你知這裡銀價不？」便是認錯。馮助善道：「說不甚清。」黃興遂忙跑上船去，問那管船的道：「你們知道這裡銀價不？」答道：「我們又不買賣銀子，何曾索聽這個？」誰要你知道。黃興向船內道：「馮大哥別出去呀，我索聽索聽去。」馮助善道：「明日索聽去罷。」誰要你留他。黃興道：「說閒話還當了甚麼？我索聽明白就早進京要緊。」皆不是肺腑話。馮助善道：「你老先生真是糊塗了。因問一句糊塗話，不得不故裝糊塗。今索聽明白，也得明日再買，何苦的大晚晌家，各處裡跑。」黃興道：「我一生最好聽人勸，不去就不去。」遮掩半天足以敷了。說著回到船內，遂又引起別的話來。黃興善能察言觀色，東拉西扯，令友忘下，前話休題。說了一回二人即安眠。

次日早起，黃興到了街上，兌好銀兩，即打整進京。仍由河路抵通州。黃興意欲在通州索聽索聽涼帽行情，若對式了，就不必再向京裡跑，遂與馮助善商酌。馮助善道：「我先到城裡去問問。」黃興道：「你走一趟罷。」馮助善到了城裡，問明行情，倒有些利息，便回去告知黃興。黃興即決意發賣。住了一日，又叫馮助善進城會賣。馮助善會好價錢，將涼帽搬運至城內。黃興將一切行李也僱車拉進通州。看了客寓，黃興也出去兌買銀兩。路過通州儒學門前，見照壁上貼著一張字，不覺留神細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

儒學正堂示：

聞之政者正也，所以正人之不正也。統其終則為政，要其始則為教。操政教之權者，端在於士，士之所以得其權者，又端在於館師。近觀今之為館師者，多為貧所累，並不必學通文、熟言、正行端，僅貪束金無多，以至誤人不少，良可慨也。然士而設教，為貧所累者亦非不可，須學之不通者速求其通，文之不熟者速求其熟，言之不正者正之，行之不端者端之，使得於我者取為準繩，方不失館師身份。況設教者，學之通、文之熟，更有賴於為弟子者。譬有弟子四，一唸大學，一念中庸，一念論語，一念孟子，我終日為之講者，此四書也。聽其讀者，此四書也。及唸大學者念畢，則又念中庸；念中庸者念畢，則又念論語；念論語者念畢，則又念孟子。講著教他念，彼僅念一遍，我之聽且講者已四週，人即中材。二年可通一經，教讀十年，經書講聽不下數十週，學之不通者通矣，文之不熟者熟矣，至於言正行端，更覺易易。倘言行有失，為弟子者必不我從，時時以此為念。其不正不端，這又幾何哉？苟不顧此，但能作幾句八股文章，一經入庠，便謀為館師，弟子之有才者聽其才，迂者斥其迂，講聽草草，毫不加意，漸漸自業愈荒，弟子愈迷。尚謂詡不知自揣，目若無人，吾不知其何以立於人間？將國家之制藝命題必以四書之意，漠不關心，其學安在？豈不知自古無不孝之聖，未嘗有必孝之士。無不孝之士，始能有行孝之民。民無觸動，賴士之感化。士無知識聖聖之典章，故孔門設教先以學示為士之基，更以學推及人之化。苟身列儒林，徒沾沾於文學問筆弄墨，豈非學中之罪人乎？然今之為學者，何莫不然？將聖人為學之本意置而不顧，竟憑無限巧思，作竊取功名之路，可哀哉，可懼哉！朱子注曰：後覺者，必效先覺之所為，先覺者，果何為乎？亦不過不忘本已耳。本者，孝也。孝之外雖有專長，亦不得繼先聖之統，故繼聖者獨曾子，曾子非孝思不匱者哉。先聖先賢固非後學所可及。既為學中人，便不可自畫其志，豈可以自己之修持，讓他人之功力？孔子雲：「當仁不讓於師」，當恪遵之，當勇行之。不然，自賊賊人，欺人欺天，誰得辭其咎歟？況身為儒流，所作所為，皆為小民之指示乎？彼有不良，誰之過也？彼有令德，誰之功也？即為學不仕，亦可將此孝行為後世子孫嚴其規範，烏得將百行之先視為草芥？誰無父母？誰無天良？父母之愛我何如？而我之天良，豈可頓失？況我身為父母之骨血，我之所賴以生者，皆父母之養育，亦父母之德行乎？若一味不悟，任己之便，父母之約束等諸虛妄，婦女之見識，行於庭幃。既然妄本失源，焉得不斬宗絕嗣？烏乎不痛！凡我同學，各細思之。如故意不察，自當詳革，勿謂勸之不早也。小不能破大不能載。萬卷精髓，千秋表師，後之閱是則者講學問作論語讀也。可入精微作大學中庸讀也可，正風化作孟子讀也可，句句是心，字字是淚。筆下生雲，行間出日，倘有善學者，一為披閱，即當手提界尺，打盡天下讀書者。

看畢，以為甚好，遂回到寓中，拿了筆墨紙張，直赴儒學，將紙按到照壁，草草抄訖，前借僧道大筆，今番自己揮毫，黃興商客耳。乃能素敬三教，故詳觀政教，筆而記之，為子孫遺規範。為天下樹聲教，勝於世之營利奔忙者真高遠矣。宜其有賢孝嗣出，書香不斷，蘭桂齊芳也。帶回寓中。與悟激法論、司空一如法論收在一處。珍藏法寶，也可謂三教歸一。及兌明瞭銀兩，便僱了兩輛車子，自坐一輛，馮助善夫婦坐一輛，齊向善莊。

這日到了家中，馮高氏與陶氏相見。黃興說明來歷，即與馮助善打掃出一所閒院，令其安家。講天良人，自有個好收場。自己遂向塾中拜望申孝思。二人問候一番，又向李金華塾中去。到了塾門，見李金華正在那裡拿著界尺，怒打黃誠齋。不知為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今以教學之相長也，不惟師有益於弟。弟亦且有益於師，說命曰惟教學半，念終始典於學，厥德修罔學。觀於儒學告示一則，

愈恍然於學通文熟言正行端之即教即學也。然必即教以為學，抱愧已屬良多，至學文本不通過，言行本不端正，而又不能藉教學以熟其文，而通其學正其言，以端其行，不但無益子弟，亦且誤人子弟，不特誤人子弟，亦且大壞風化。何也。館師者，先覺也。已無所覺何以覺人。已無所為，人將所效乎，況乎不以聖賢之學為學，是為偽學。不以聖賢之教為教，便為邪教，夫聖賢所學者孝也，聖賢所教者亦孝也。惟學孝乃可得聖賢之秘訣，亦惟教孝乃可得聖賢之真傳，蓋孝者本也，本立而道生，一德裕則百行俱舉矣。金鍾傳欲彌論孟之所未備，故發聖賢之所未發。其有功於聖門者大矣。豈沾沾為館師樹其坊標已哉。然而世道人心，胥自士人基之。尤自館師啟之，館師之責任匪輕矣。亦何弗熟讀金鍾傳，以昌明孔聖之宗旨，端士習以正風化也耶。

理注：

忽聞卜問清，又到天津，原是胡升專權。且黃興從天津到通州，又有助善幫辦，是天意通順來到通州，又得儒教法諭，是三教歸一。

偈雲：

三教正論歸黃興，黃色脾土望四宮。